

那年
那月

我要学医

□邵燕萍



人生
絮语

难忘书信往来的岁月

□郁建民

1964年我在县城读初中三年级,五月的一个星期五下午,爸爸跑来告诉我,他送妈妈和五妹到县医院看病,刚办完住院手续,家里奶奶带着同样生病的四妹,他要赶回去照料。我急忙赶往医院,在儿科病房见到正在输液、瘦弱的五妹,妈妈坐在床沿上,一脸憔悴、疲惫、悲伤的样子。

五妹脸色苍白,烦躁、口唇泛青,不时干咳,鼻翼一煽一煽的,喘气急促,哭声微弱而凄厉。见我进门,妈妈轻轻摇摇五妹说:“老五,二姐来看你了。”五妹挣扎着微微睁开眼睛又慢慢闭上了。见此情景,我难过得哭了。我摸摸她的额头和小手,都有些发烫,便跑去问医生五妹的病情,医生告诉我:五妹得的是麻疹并发肺炎,比较严重,同时告诉我他们会尽力医治的。妈妈说,20多天前,五妹先得了一次麻疹后逐渐好转,但稍后四妹也得了麻疹,并嚷着要跟妈妈一起睡,接着老五再次出痱子,这次病情加重,在老家卫生所看不好,只好到县医院来。晚上,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,心中一直在默默祈求老天保佑让五妹快快好起来。

第二天上完课后,我又急忙赶到医院,才跨进病房,只见五妹不仅手上输着液,鼻子也插上了氧气管,脸色铁青,张着口喘气,几个医生围在她身边,一个在她的前胸反复按压,一个正在往她前胸直接注射针水。十多分钟后,五妹渐渐没有了气息。

那一刻我崩溃了,不相信五妹就这样走了,便抚摸着她尚有余温的小手,感觉到她的脉搏仍在跳动,跑去告诉医生:五妹没有死,她的脉搏还在跳。医生又跟着我返回病房、用听诊器认真听后再

次告诉我们,五妹的心跳和呼吸确实停止了。让我们留下五元钱,由医院安排处理遗体。

当晚,与五妹死别的不舍和悲伤,令妈妈和我都彻夜未眠,我脑海里全是五妹带给全家欢乐的画面,她那张红扑扑的小圆脸上,嵌着一双又黑又亮眼睛,聪明、伶俐,人见人爱。我寒假回去时,她已经伊伊呀呀地学着叫“妈妈”,还不时张开双臂要我抱,我把她举过头又放下;把她放在我伸直的腿上玩过家家:“扯锯拽锯,烧火、放屁,买牛、犁地,犁得个大茅茅,够你吃一大气!”逗得她咯咯大笑,我俩的笑声久久地回荡在老屋里……如今,她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她还没有取学名,只按排行叫老五;还不会走路,却用11个月就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。

星期天清晨,我送妈妈到火车站,妈妈迈着沉重的脚步,带着失去亲生骨肉的悲伤,一个人孤零零地上了回家的火车,就在与她挥手告别的那一刻,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“我要学医”的念头,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医生抢救五妹的过程和没有救活五妹的无奈,也目睹了病房里治愈的孩子们与亲人喜笑颜开的情景。

那一年,16岁的我,认为医生可以给病人看病,还有仁者之心!为着这个心中的目标,我要更加努力学习。刚好,那一年中考的作文题是《我的志愿》,我毫不犹豫地写出了“我要学医”的心愿和理由。20多天后,我收到了曲靖卫校的录取通知书,从此我与医院和病人结下了不解之缘,走上了救死扶伤、治病救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从医之路。

(作者原单位:云南师范大学 72岁)

滇
往事

劳动课

□张旗

劳动课,与语文、数学诸学科并列,排在中小学课程表上,始自于1958年。

此前一年,1957年,毛泽东提出了“我们的教育方针,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、智育、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,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”。为了贯彻这一教育方针,劳动课从此排在了中小学课程表上。

我们的劳动课每周两节,都是连排在某一天的下午,没有教材,没有教学计划,没有专职任课教师,都是班主任或班干部带领着,学校临时安排到校办农场劳动半天。这些田地离学校都不太远,步行半个小时即到。至于学校接上级指令,时不时停课,全校师生背起行李,下乡支农,一连劳动三四天,乃至十天半月,又称之为“勤工俭学”。这些劳动,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使的就是苦力,能吃苦就行。

1958年“大跃进”,我们县的海稍水库、花桥水库、杨公箐水库、乌龙坝水库一举上马,大兵团作战,全县青壮年劳力全都上了水利工地。“大战红五月”,除留下两个班管理校办农场,宾川一中师生800多人,奔赴牛井公社彩凤管理区“大协作”支农。白天薅秧,给棉花追肥、喷药;晚上挑灯夜战,打井抗旱。我们班就住在北山坡生产队,按原来的学习小组分组劳动。我们的组长杨同学是保送生,全县中小學生运动会百米赛获奖者,为人有“老大哥”的亲和力。

那年代,尚未使用化肥,大粪不止肥力大,而且数量巨大,发酵稀释后,常用来给稻秧、蔬菜追肥,效果立竿见影。北

山坡村西,大路边有个茅厕。不管怎么臭,看着如何恶心,我们一瓢一瓢地把这些大粪舀出来,倒在粪桶里,抬着挑着,一趟一趟运送到棉田里。这种场合,我当然不能落后,你的一举一动,别人都看在眼里,这是表现。何况对于我来说,农民子弟,“掏茅厕”又不是第一次,我是有经验的,一开始,你会觉得臭得不行,过一会,不知不觉地就不怎么臭了。我们常把做事能不管不顾叫“下烂”,不怕脏、不怕臭就是“下烂”的一种表现。

在北山坡给棉花追肥,先就一再交代,大粪要掺水兑成清粪,如果直接浇给棉花,会把棉花“烧”死了。我们从棉田附近水沟里打来清水,半桶大粪掺半桶水,用棍子搅拌兑清粪。但无论怎样搅拌,那一饼饼干硬的陈粪就是化不开。你说咋办?只见我们那位组长杨同学挽挽衣裤,就把双手伸进粪桶,捞起粪饼就掰就捏。他的这一举动着实让我吓了一跳。我们不能不卷起衣袖,跟着组长共同“粪”斗,没有一个人落后。这次我算得上是真正的“下烂”了一次。

这样的劳动课,虽然上得痛苦、艰难、不情愿,但对我来说,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吃苦,知道任何时候只要咬紧牙关,人生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,给后来进入社会打拼的我有了思想准备。

我的那位组长杨同学,后来虽然没有升学,但在1980年代初,我们年薪才500多元,他就是宾川县最早的万元户之一了。

(作者原单位:宾川三中 76岁)

近日,我去邮局给北京的一位老友写信,在办理挂号手续的过程中,几个年轻人很不理解地说:“现在都什么年代了,还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写信,发微信不就行了。”对于他们的说法,我并不认同。

亲笔给亲戚朋友写信,不仅可以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,而且能给收信人“见字如见面”的亲切感,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。鸿雁传情,书信往来是一种境界。而无论是谁,对每封友人的来信,必定如珍宝般珍藏着,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常拿出于灯下展读一番,那感觉便像与故人重逢把盏畅叙,心中盛满了对友人的牵挂挂念。至今,我家里还保存着近百封与亲戚、朋友、同事之间的来信。

殊不知,书信能传递友谊、思念和互通消息,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,都是一段心路历程,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慰藉,是电子邮件所无法代替的。文学家爱默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的舌头往往不听指挥,我的笔就不一样,因为写信之时,我们虽然泛善可陈,但肯定能把情况说得更好。”确实,写信和写文章不一样,写信用不着打底稿、立中心、分段落、设铺垫、誊稿等写文章格式,自然而然用自己熟悉的字迹,可以不拘一格,想写就写,想止就止,把自己最真实的心迹努力地表达出来。手写书信还有毋庸置疑的家教功能,梁启超留下了2000多封家书,信中他与孩子们讨论国家大事、人生

老
有所
乐

珍惜当下,活在今朝

□刘小明

退休之后,结识了不少县市级干部及厂矿企业的领导,其中有的满面春风,有的却郁郁不乐。

好汉不提当年勇,过好当下方为优。可有些曾经的局长呀,老总呀,总忘不掉或总怀念自己曾经的辉煌,总记着自己丢掉的官衔,眼下没人前呼后拥,没人请示报告,没人开车接送,没人张局王局李局、张总王总李总呼叫。有的人开始称兄道弟,有的人直呼老张老王老李,像霜打的叶子,无精打采地蔫了下来,自我开始消沉。

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难得无官一身轻,尽享人间好时节。有的人却看得开想得通,心宽如海,无官身轻,终于可以潇洒走一回了,忘却曾经,珍惜当下,按本色做人,按角色办事。辉煌一刻谁都有,不拿一刻当永久,抬头望,桃花依然红,柳丝依然绿;低头看,青草又发芽,水流还向东,景还是原来的景,何必心如冰火而不同。人老退休了,古往今来之常情,何必要一直沉恋在过往之中?

有个姓杨的公司老总,退休之后,与公司同时退休的11个老中干和老员工轮流买单,相约只要还活着,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酒店相聚,大家在一块吃点喝点,叙叙旧谈谈心,有时还起哄,唱唱歌,哼哼戏,心花怒放。

有个姓黄的公司老总,退休后在老家办了一个私家小工厂,乡乡邻邻招了20几个工人,产品很热销,人老心不老,忙中有财,忙中有乐。

有个姓王的局长,退休后在市里组织了30个爱转爱玩爱旅游的退休人员,有男有女,每个月或随团或租赁大巴出游一次,现已游遍了大半个中国,还几次到国外旅游,听说亚洲欧洲的几个邻国都去过了,他们马上准备到非洲旅游,既开阔了视野,又娱乐了心情,不亦乐乎,

有个姓曹的局长退休后,加入了社区老年广场舞队,并自己掏钱为大家更

哲学,表达父子感情,督促子孙认真读书做事。若论有名的家书,更早有《曾国藩家书》,再后还有《傅雷家书》。这些充满睿智和人格魅力的书信,不只让写信人的子女受益,影响已经远及几代人。诚然今天年轻的父辈在电话里也会对子女教育叮咛,可这样的良善教诲之词,还能像家书那样记录下来吗?

书信里酸甜苦辣尽在其中,也不乏谆谆教诲,似航标之于人生的信。提及情书当属情感流露之极致,爱情催泪弹的功效极佳,不过人世间经得起岁月流沙掩埋而绽放爱情光芒的却所剩无几。恰恰是那份盼信等信日子的焦灼期待,收信阅信时的欢欣喜悦,撩得年轻善感的心波澜荡漾。因此写信、读信是我们那时日常生活中一件乐事,尤其是读那些文笔优美、语言幽默的书信,更像吟读一篇篇散文,令人心旷神怡。有空时坐在桌前,铺开信笺,握支秃笔,心静如水,把自己的心绪化作涓涓细流,滋润干涸而婉转的思路,那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幸福。

时光、潮流,一直把人追赶,哪得闲情像李清照“独上兰舟,感慨云中谁寄锦书来”?时至今日,时而取出笔,斟酌后再落笔于纸上,然后装入信封、贴上邮票、投进邮筒,等待鸿雁回音?却始终是我们曾经为之着迷的一种生活,散着墨香,毕生难忘。

(作者原单位:安徽省物化探院 67岁)

换了一套新的高级音响设备,还在市公园协商长期租赁了一块景美空气好的场地,清早一次,晚上一次,每次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,他放下架子跟着大家跳得浑身冒汗,来兴又来劲,神情舒畅。

还有个姓刘的公司副总,退休后,开始从爷爷奶奶到爸爸妈妈,再到自己和老伴,写了一部家史。两年搜集整理材料,现已初稿完成,正与市内一位资深作家坐在一起修改稿子,准备联系出版社自费出书,留给子孙后代传看。他心旷神怡,太有品味了。

以上他们都是我熟识的朋友,都有曾经的辉煌,退休后都不计曾经,珍惜当下,娱乐当下,我一直在为他们点赞。

我本人也同样,当过工人,干过教师,任过公司办公室主任,任过校长,曾经也车来车往。后来创办的“快乐作文学校”,名扬全国,定员招生,一座难求,各种全国性的大荣誉过百,也曾耀武扬威过一阵子。现在退休了,我彻底丢掉了过往,从零开始,每天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,每年都有几十篇作品刊发,快乐之极。

树靠人修,人靠自修,如果一个人老是颓废,那他一定会报废。我觉得,退休就退休了,今日的事情,尽心尽意尽力做了,无论结果如何,都应该高高兴兴地吃喝,高高兴兴地上床入睡。

(作者原单位:河南省济源市职工子弟学校 69岁)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便捷生活 即刻开屏

